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文紀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 臣瑚圖禮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 臣崔鶴立

欽定四庫全書

梁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編

丘遲

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仕齊車騎錄事參軍入梁歷司徒從事中郎

答舉秀才啓

遲齊時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脩九功具舉猶乃物

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

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

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藝文類聚

為范雲謝示毛龜啓

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尚書右僕射

玄甲應於姬渚青髯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游蓮

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

為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謀懷星抱月負字銜書間

出蕃畿繼踵郊甸

玉海 映一作異

與陳伯之書

伯之濟陰睢陵人終太中大夫梁典云武帝使呂僧珍寓書

伯之仕齊為冠軍將軍高祖起東昏假伯之節豫州刺史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高

祖使說降之與衆俱下建康平遣還之鎮伯之愚闇聽鄧縉等謀復反兵敗亡命入魏魏

以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討命暹私與伯之書歸梁為西豫州刺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弃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

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
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
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昔是與不遠而復先典
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
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
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氈
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

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
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
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
鄙懸首橐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
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
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
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
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

首

丘遲集
自求多福止
梁書

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是以懷鈿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屨晚坐豈以克誑在
念易農伊泰仕馬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

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管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鍵規獻寔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

為范尚書拜表

昔勝公移晷於泗亭陳遂留權於博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發蒙去老已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叅十亂窮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為

匹

為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臣擢自散輩之中實彼周行之上既慙伯蒙使天下慎
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天
可叅必簡英俊

為柳僕射讓光祿表

竊聞敬孫以規獻為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門
臣以疢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
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塵物論假以克壯報効無階而嬰
離沉痼日月滋甚聖朝留簪履之舊愍降帷蓋之餘矜

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為王博士讓表

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
業事亡雜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汙文質無廉疎
達謝於谷杜浹洽垂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固

之業

藝文
類聚

永嘉郡教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

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
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廛里酣醕卒歲越伍乖鄰流
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三徑没人
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遺風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
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
往諧是則能官園阿望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

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為寶貴
而能貧唯靜是悅唯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
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
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惟珠玉色恬喜愠心豈榮辱

硯銘

石

壁
跡

明
何
理

還林賦序

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為文聊紀行途所經云爾

封梁公詔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為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于殷周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

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
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
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彊寇於沔濱僵胡馬於鄧沔水元
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
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
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沔露披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
熟連旂倏馬水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雀其猶掃塵
霆電外駭省闈內傾餘醜纖蠹蝼必盡援彼已溺解

此倒懸塗懽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
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
被雖伊尹之執茲一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
二弓之錫况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慄慄待以為
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斲式閤表墓或未能比而大輅渠
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
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為梁公備

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
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

九錫策文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為寶故
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
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人盛烈光于有
道大勲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
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功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

難鍾皇室元帝以休明早崩簡文以仁弱不嗣高宗襲
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治嗣君昏暴書契
弗睹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
痛嗥類靡遺寔繁非一並專國命嘖笑致災睚眦及禍
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寘身無所寃頸引決道
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人之
願援師聖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
此實公紐我絕網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啓

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
輕兵赴襲縻以長筭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彊柔遞用坦
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
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
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
狄內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
甲長騫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
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

漢阡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
事非已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
帥潛及不相告報弃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
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
公之功也漢南迴弱咫尺勅寇兵糧盡闕器甲靡遺公
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
為疆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
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勲高

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
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為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
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
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紫川自固公御此烏集
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志歸願經
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
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
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旌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

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
威直指勢踰風電旆未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
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
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
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涑武騎如雲
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
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
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

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
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狠憑城靡懼鼓鍾鞀鞀
傲若有餘狎是邪嬖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
奇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
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勲重之以明德
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
社危殆崑岡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
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

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水平
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
之斗極憫憫縉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
之恩德踰嵩岱功隣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朕
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尅固四維永隆萬葉
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孚洽刑措罔用覆政弗
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
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于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纒

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為
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
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為梁公錫茲白土苴
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傳逮于
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
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
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恒典彞數宜與事

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
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
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公禮律兼修刑
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
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馬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
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
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髮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

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械櫜流詠是
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
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
姦宄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
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
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
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鉅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
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

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進梁公為梁王詔

高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字罔不由此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于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于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

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
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行葦之時信及豚
魚之日何其遼邈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騫
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熟
届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為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
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彊陣拯危京邑清
我帝畿撲既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
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匡俗正本人不失職仁信竝

行禮樂同暢伊周末足方軌桓文遠有慚德而爵後藩
牧地終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寔由公履謙
為本形於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
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
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
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為二十郡其
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

帝畿一作畿甸

禪梁策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
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恍忽杳冥之世固無
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
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
負一駕汾陽便有宵然之志蹙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
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
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
及於精華內竭畚橈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况兼

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
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
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歷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
聖係軌嗣君喪德昏弃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茫茫
九域翦為仇讎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斲涉列孕於事已
經求雞徵杖曾何足譬言是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
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並
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雍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

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
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
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墮地卿雲叢天而已
哉至於晝覩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
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
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
稽首願為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
於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為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

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籍
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
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禮上帝而臨
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聖書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未知
所以異也而稟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情五常彊柔
之分或舛羣后靡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

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為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
運相遷綠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勲華深達茲義養求
明哲授以蒸人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為周實
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
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曆者也
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姦回熾積億兆人刀
俎為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跼天躋地逃形無所羣凶
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保衡周召並

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為已任
則鴟梟厲吻翦焉已及惟王宗高則天博厚儀地鎔
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駟交馳振靈武以遐略雲雷方扇
鞠義旅以勤王揚旂旆于遠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
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
舉直錯枉較如畫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過于周文風
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
景緯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

迷樂推攸在治五辯於已亂重九鼎於既輕自聲教所
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流
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
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岡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
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琴橫天取新之應既
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
諒非一揆書云天眷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

謳訟而已哉朕是用擁璇沈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
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于
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
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
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
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
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何遜

字仲言東海郟人歷
水部郎廬陵王記室

為衡山侯與婦書

蕭恭
見前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髮髻有如今別雖帳前
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
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
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
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
喻聊陳往翰寧寫疑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藝文
類聚

與建安王謝舉秀才牋

遜起家奉朝請遷中衛
建安王水曹兼記室

州民泥塗何遜死罪即日被板以民充本年秀才民謝

聲闕

非關右月旦闕

名誰錄觀物託興乏澹

雅之才闕

文豈飄然之作伏惟大王殿下令聞令

望邁楚逾河好德好士雲歸海赴若夫選重雄州望隆

觀國必使聲高後進德繼前修遜學異扣鍾辨慚夫輟

將以允應貢選待問金門上第甲科既慙髣髴管窺錐

畫彌畏友朋恩榮忽賁固請無涯便當妄忝魯服濫

同齊吹戰荷屏營忻惶共色不任下情謹奉牋以聞

為孔導辭建安王牋

士實塗泥美非竹箭昔逢際會忝申名質悠悠漢水獨
鶩輕舟雖慕義如歸而暗投多懼遂禮頻上席愛比後
車感此隆遇久知輕死軒蓋出內厯念陪遊府朝升進
隨事多幸賜餘論于顏色奉德音于宴私藉此增榮遂
延繆價今便除名復闕 足在寬身非木石戀同犬馬
雖朝夕曳裾無違接待而職務一離有同賓客瞻階下
拜屑涕無從永言僚故載懷罔已頡頏之禽慚悲于出

幕蒙茸之獸結志于首丘

七石

假氏先生負茲勁挺狀羣飛之喪侶似獨行之迷徑神
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監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
失聽至乃冬霰積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園
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有束共死灰之曠然篤論
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瑳之所恥命徒御
以駱驛將有事乎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

乃踰汗漫入朦朧至深潭之澳溟有洞室之窮崇居隱
磷而出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表通水韻松而含
響地不寒而蕭瑟月無雲而矐朗於是整容投刺屣履
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
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
以為娛處貧賤而不忤欲宿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獲
至乃喀喀死於道邊質質填於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
鉛刀而刻鶴身既勞而不勌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

帶索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而避影煎流水以求
冰今欲導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言愈我於
沈疴若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
益之慮常勞若見明於凝滯幸求教於盲膏

宮室

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渚開渠疏山抗址延袤
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
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

屈曲以交乎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岑而影響音亦叫嘯
而辟易沙版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煇絕硎博敞圖雲
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嘗響蟬蜩動
而晝暄熠耀飛而夜朗既臨下以溲汰亦憑高而泱泱
聞疾雷於階榭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
負連閨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
杏梁陽烏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凌沼開源延
石崇壤疑崑閬之鬱弗侔滄溟之瀝漭其中別有桂宮

栢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窿而仰漢望
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艷草妖色嘉樹珍名長生
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
丹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為榮先生
曰多言返道辨口傷實懼遺蔽於蔀家且自求乎容和

餽饌

公子曰銅餅玉井金釜桂薪六爨九鼎百果千珍熊蹯
虎掌雞跖猩唇潛魚兩味立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

腹三臠甘口七菹恹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
河鹽蜀薑劑水火而和調糝蘇菽以芬芳脯追復而不
盡犢稍割而無傷黿羹流歡蜒醬先嘗鱸溫湖之美鮓
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雪揚輕同曳繭白似飛
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為
巨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湘南朱橘荔
枝沙棠蒲桃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
吻以除煩永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

蟻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吝此蓋
滋旨之極珍豈從余而並進先生曰不貴媮食豈甘醇
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

聲色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姬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
目之珍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艷逸淑性閒華效施朱
於宋里結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於輕紗
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墻以颯沓傾城國以喧譁墨

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
頓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愴然而
雪泣起懽情則崩城之婦繁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管
龍門獨鵠之柯綠珠絳樹宋臘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
過開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
簾而可見牀披象簟戶垂羅薦聽促柱之方道聞度聲
之始轉步想象以頓足腕踟躕而拂面託斜視於遺簪
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鶩東返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

月生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蛭蛆之長氈燭中帷而動爛
香出帳而微煙願橫衾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
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流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
麗色乃余情所弃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佃遊

公子曰歲晚農收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効
殺於秋冬將從禽於草澤蜀郡五丁齊都二子氣動山
漂汗揮雨起渥洼流潁護蘭泄血躡飛影於未形奔流

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噪喧而振地烝徒駭
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其
三面犬號驤螭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迥趨
危衝林跋險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溪澗電舉陵阪
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躡而後倚亦左排而右蹴跖
實駭而自救騰靈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
暗目旁窮劫歎勢極搜求文皮坐裂曉尾生抽手羈鐵
頂足批銅頭象折齒而陵遽貊拉幽而夷猶擒高樓之

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鴈聞弦而站墮猿抱木而啾啁笑
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才之趨猛豈能從我
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
禽荒之足重

神仙

公子曰跋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
就落譬光景於飛浮比生靈於棲托擾擾摩肩麟麟方
駕空怵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捨嗟向有而今無歎後

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于萬里守金龜于
千年三尺可度九轉能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壁
上真詞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魄以成妍
亦反老而為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按
鶴馭於後乘追鳳蕭於前侶雨散漫以沾服雲霏微而
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
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湘渚薄游玄圃

自少曰... 卷十一
弭節秦華列仙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采兮危實
死拔兮迴花聽弱水之神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
比壽指中嶽以為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
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
豈復稍論於椿菌

儒學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迷其風不絕方領
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

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於重席亦覃思而
下惟醞籍豈弟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袵
以聞道俱援手而授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欲橫經者比
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
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
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為
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丹鉛響如鐘
而聽扣明似鏡以長懸此見重于經術寧降志於吾賢

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為曠恥見嘲於腐儒
豈求珍於席上

治化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則先天而定始
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
章咸秩六府孔脩百司盡畢披求儒雅摭拾遺逸旰食
思治雖聞之于昔譚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
風泱泱大典道含洪而廣被澤汪濊而旁闡採輿人之

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昭物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于朞月見成俗于浹辰含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兮猶春鄉無豕食之隸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隣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竒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効命小大之獄無寃民翻飛之物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被於霜風教

義窮於足跡望雲氣而歎闕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
輟貢吏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氤氳而不少收
六穗於征賦玩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
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暎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塊
坱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詞
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奔走而從事滅
跡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于兒戲魏晉無礙
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

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猶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鄙
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
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後車

王僧孺

字僧孺東海郟人仕齊治書侍
御史入梁歷南康王諮議參軍

辭府牋

僧孺為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
國事王典籤湯道愍用事府內僧孺每

裁抑之道愍遂詢訟僧孺建詣南司奉牋辭
府南史云初武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

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
之及還妾遂懷孕為道愍所糾坐免官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繩

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
才爰傳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
東閣多慙袷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
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
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墮
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
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
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

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為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
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
席淚若綆縻

與何炯書

僧孺免官不調炯為王府記室致書
以見意起為成王參軍藝文作與

何遜
誤

近別之後將隔寒暄思子為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
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
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

于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
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聲節金甌戒序
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
樂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
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
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鬱
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
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

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為尺板斗食之吏以從卑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議含吐縹緗之上翩翹樽俎之側委曲

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
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實俛首脅肩先意
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
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
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
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吏升丈石
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
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餌卮酒之早

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
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
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
者也蓋基薄墻高塗遙力躓傾壓必然顛匐可俟竟以
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
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
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鷄雖事異鑽皮文
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

可以論輸左校變為丹楮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
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詒憐其骸
疎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
斗極追氣太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
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
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
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
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犇走之友內乏強近

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藥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
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
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
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艸色風搖樹影寒蟲夕
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
熠燿爭蜚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
舉手謝賓游方與蜚走為鄰永用蓬蒿自沒愜其長息
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

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
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
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
值孔嵩愍其流賃憐此行乞耳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
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

筆淚俱下

梁書 吁可悲矣書作呼悲可矣范式作范
或誤見孔嵩傳並從藝文鄒一作郭顏惟作

顧實謨作談踰躑作跣踣作陸魂作魄具作萬霜銷
作露鋪匏而作匏瓜抱接膝之歡作抗首接膝道德作

通至

答江琰書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
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
醇醪嘉膳栖林欬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况
復以一離訴棄賓實淮然豈復能使一筭可輕八廚斯
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汗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
卧石藉卉班荆不過田畷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嗚
嗚相勞莫慕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

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罄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
享大夫况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
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
毀譽哉

與陳居士書

雲波遙夏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
能獨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貴壤依然
谷口覺子真之咫尺靜睇嚴灘信子陵之非遠已入虛

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紛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
虛往實歸用祛塵惑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騁
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
願托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糒南皮之游謬
服同于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騁駕見柏梁
詩作駿誤

為蕭監利求入學啓

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弋跪足念遠莫若驅鑣故撲斲
成乎丹牖篠蕩資于枯羽敢因茅末有志庠均為山資
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謝除吏部郎啓

僧孺出監吳郡還除
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壑置之霄漢清塗華轍
叨厠累仍顯職名階俄來條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怠
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滂霈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恒
選知非腴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測限

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死何能報

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啓

干陀利國在南
海生檳榔特精

竊以丈軌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請朔航海梯山獻琛奉

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任賦多迷俞書萍實非甘荔葩

慚美

並藝文
類聚

謝賜厯表

竊以龍馭不爽靡見侵薄鳳職是司曾無昃眺璧聯珠
粲輪映階平義實明時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餘始

金分四庫全書
卷十一
執杓驗其平分九瀛仰化萬寓依朔

吏部郎表

臣生輕飛籜品細疏壤寂寞州閭取淪室實不自求於
善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疎遠豈望翰飛終
知跡滯一蓬浸漉幾聞昭晉假拙為心變奇成偶寧為
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
變泥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愧
朱紫永惜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

企求之碎密寧可庶幾

為臨川王讓太尉表

臣聞一匹以長望千里而成累空輪易騁觸三尺而不
登苟曰違方難用適遠安車駟馬望高闕而朝至繡服
緹麾輜康衢而暮返行瞻畫虎居對蒼龍陛下海涵春
育日鏡雲伸追大道之無私惜微臣之宜極

為南平王讓儀同表

臣聞石瓠難剖用謝餅罌木云庇事乖丹腹逢聖徽

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
心飛丹掖品同儀比媿眩莫殊

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

拜妾為南平王妃奉命震慚有灼丹寸妾瞻絲望悅且
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糾組
不聞醴醢蓋闕不悟玄造曲被微渥愈臻改服遞名事
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輜弱所能勝荷

為韋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
灼燿旗受脈推轂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
侯服况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
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
途遙齒戴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茵
蟄夕陰倏駛無幾堇薜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
向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惟蓋未親
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至南海郡求士教

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矩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
境三閩粵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
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
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
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于前史

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想梁雖

玄晏書注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剛
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
筆記尤盡典實若聞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
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
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
極疊疊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
高闕雪宮廣開雲殿秋牕春戶冬燠夏清九醞斯浮百
羞並薦雲銷月朗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

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
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慙神氣將盡顧余不
敏廁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為神交二三君子唯以
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
將無絕乎千載

豫州墓誌

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
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

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慄慄然以中原為已
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
函渭然後高卧閒惟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
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途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必書
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牙
爪出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為上等正稱九最
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轡難留濛水易收秘丘玄戶杳
杳悠悠

臨海伏府君集序

袁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
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
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襟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
怪牒綠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
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牘具閱扁檢常以前賢往學亟
與聖達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躋謬二義
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

銘誄所作猶多

詹事徐府君集序

君稟靈川岳懸精晨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
友愛宜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為國
子生曳裾持卷寔華庠壁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
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
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
未嘗揆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

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
故可坐享通侯而縶馬懸車閉門高枕聊為詭遇識此
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
扶搖而高鶩排閭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
以姿儀端潤趨盼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惟康
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溫樹靡荅露事不訓
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壻
璽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

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
宇畏其彫與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于專心六典精贖
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棄搦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
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從子永寧令謙誄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蕤賓旅月啓足閩隅
瞑目泉岫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
墮地出異才絕學如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桂含

蠹其取傷孰與九德彰于造次百行動為表徵吐論含
毫宣赴鍾瑄標心用已懸符矩矱惠響棲道清心可鏡
和而靡屈簡而周爽邃若凝雲潔如止水無慙座右不
愧屋漏蒼苔繞路素塵滿席蕭索庭戶靡事鮮明沉淪
典籍將絕弔賀室如夏甫狀等安期所有清塵唯不能
忘懷關藝而已斯美宜久宜長而驥驟之步中徂鸞驚
之翅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無雖東隅再暝鉗丙之御
無及北顧相望隸首之數不盡而恒化非常人所不免

况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客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
反蜀允南之思可知而魂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
已冥死歸之期又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
傷故復誄之云爾

昭昭洪胄映策光書違羸避項從衛遷徐基忠踐孝抱
約懷虛有顯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譬彼董疎入登
高闕出啓精廬瞻星畫野望閭推車履仁不匱蹈道有
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往弼睿主來傳英儲峨峨三祖

羅室並屋前瞻紫闕傍望白渠高軒霞被四馬龍攄温
温司武皎皎秘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璣元昆世父重規
疊矩容與學丘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往
相名畿來撫暉光不已驚生之子謾謾萬尋昂昂千里
實鳳靡雜真龍非似均情遽甯得意莊李室有虛白門
無囂滓遺心沮勸忘懷愠喜貧靡斯懾賦其無恥儉而
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為已逸羽難集孤峰易
峙南邁瑤琨西逾杞梓人亦有言名為實使譽傾邦國

價騰州里崇蘭自芳珏玉自光汪汪巨壑藹藹重牆靡
造靡請不迎不將久而愈敬狎而愈莊即斯無矯此有
循常默非蓄短顯弗用長豈伊墜岸如彼懸梁唯學已
聚待問則強徧在三篋兼下五行亦稅其中于彼王吏
如龍官楚有斯內侍蘊此上才安茲下位儲靡始闢傳
府初開爾其戾止辟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追陪何以
關 自茲翰飛傷佐戎列來攝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
歸是義罔惑唯禮無違悠悠越嶂泱泱閩海薄言銅墨

蒲密斯在孰云職吏政均舊宰循猛是兼絃韋無怠補
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資匪課歸民自倍十郡為則百城
斯採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痛斯傷喪善殲良妖同武
擔疾甚清漳闔棺陋邑掩襯蕪鄉嗚呼哀哉眇眇輕軀
悠悠長塗風生閭闔日去昆吾空歸故國寧識舊都水
鳥秋鶴岸集寒烏寡不夜哭惟獨呱呱茫茫大塊杳杳
玄墟嗚呼哀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肥泉猶接瓜瓞未
輕義雖子道思實友生歡憂共日險秦均情如菊有芬

如蘭有薰別唯慕類居實有羣盡日持論遙夜披文漸
漬羲老祖迷淵雲唯昏及旦自旭祖曛人道實難譬彼
徂湍驅車峭嶮執手河干三川縈薄七嶺悠漫自茲不
見心譬迴瀾歲佇會面日望音翰歡無一緒悲有萬端
濛陰遽戢扶景易殘即斯大暮為此一棺山足難曉壘
首易寒秋蟲相叫暮羽來搏宿草行役宰樹方攢昭塗
長已大夜斯安孰知冥默徒此汎瀾嗚呼哀哉綴一作
腹一作

獲棲道作悽悽狀等下有脫誤再瞑作冉冉富作賦
句誤即斯無矯作即無矯資悠悠作悠漫思作思

武帝祭禹廟文

惟帝稟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惜
景既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已
憑丹靡懼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彼昆蟲理
有好生之德事安非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
蘋蘩以薦克誠斯饗憑心可答

陸倕

字佑公吳郡吳人歷
國子博士守太常卿

新漏刻銘

并序 梁書本傳云倕為驃騎臨川
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

高祖雅愛佳才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
劉瑤梁典天監六年以舊刻平舛敕員外郎

祖恒治之蕭子雲東宮雜記
云舊漏晉山陰令魏丕造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羸縮之度無准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
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岷玉弘度遺篇承
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衆寧可

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
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行不分歲躔闔茂月次
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
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
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時乖啓閉箭異鎗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
羅升臺登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金筒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

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
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
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
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
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
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勲倍楹席事百
巾机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
者哉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
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遽遷
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叢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
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
陰蟲吐喙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
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
罔戰授受靡訾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知
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蕙英晨生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

世作程

布在方策一作有布
方策金簡作金箔

石闕銘

并序 倭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
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賜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
殊乎因襲揖讓異于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
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
踏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鈎

陳翼百神禔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
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
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
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
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光渠泥首弘舸連軸
巨艦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
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
是流蕩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

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
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
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
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幾而尊嚴
之度不訾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
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決辰獨夫授首乃焚
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

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
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
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
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
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
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
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
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

郊丘一介之才必紀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
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
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
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
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
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
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

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
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
命審曲直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
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
法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

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
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
泱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崖重軒穹隆反宇形
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俯臨
烟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
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武帝敕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
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
匹

蠡杯銘

用邁羽杯珍逾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撲滿伊我疲病獨
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謂誰緩

釋奠祭孔子文

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藏

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溥化光離經
辨志濟濟洋洋

請雨賽蔣王文

陸周祚眉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
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掩屢憇西郊已戢偶龍
矯首沉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俄聞倒
洛樂周祈畢恩洽酒闌靈談抗袖鬼笑投枰推茲且引
於萬斯歡

為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

臣聞周固本枝寔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
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
藉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
誦夏弦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
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
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喬式瞻人祇蹈舞

為王光祿轉太常讓表

昔者楚德方盛孫叔濯衣漢道克隆王陽結綬故拜命
無辭受爵不讓况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
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
深純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况之
曾無等級

為張績謝兄尚書謚靖子表

亡兄夙邁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
寡遽辭昌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埏浸遠

王人猥集佳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沉松檟

拜吏部郎表

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咸貞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
居敗職自非季重清識李毅恬正可以區分管庫式鑒
胥史

除詹事免讓表

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
劍無遺遂宣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

華門鬱成爽塏儲端華重寶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
雅寶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
若何叨越

投尋陽太守章

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
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晚朱
輜仰瞻繒蓋漏上嚴辨伏軾多慙

為豫章王拜後赦教

大議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之雅誥是以虞經測
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
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
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未至尋陽郡教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道伯之莅吳郡自運家
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
願巴祇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封賓常樂自隨式瞻

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榆樵
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記光武
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畧見庭戶貴郡圖
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枯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
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陞戟既
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與僕射徐勉薦沈峻書

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

峻博通五經尤長三禮遷侍郎兼國子助教
倭為吏部郎與勉書勉奏兼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
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
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
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
肄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
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
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

梁書

聞

可南史作所
作開命作令

遷吏部郎啓

任解鴻臚卿入為吏部郎
參選事出為尋陽太守

臣器均濩落材同臃腫效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秩
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識珠覩
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操就教

謝敕使行江州事啓

封畛遐曠厘井與實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
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為息績謝敕賜朝服啓

任第四子績早慧十歲
通經為童子奉車郎卒

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緇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
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陳報

為張侍中謝啓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
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鐘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
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
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並藝文類聚

陸杲

字明霞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
又領揚州大中正大通元年加特進

彈張稷

齊東昏末梁武義師至京城稷為侍中使直閣張齊行弒送首武帝進位領軍

後多怨辭中丞陸杲彈稷留中不問南史

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顯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

陸雲公

字子龍倕從孫舉秀才累遷中書黃門郎掌著作

秦伯廟碑

雲公遷湘東王行軍叅軍先製秦伯廟碑張纘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

也至都掌選言于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

按上系本傳藝文作梁陸雲失公字誤

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

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
重觀刊勒秦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
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
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
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
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
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與之貴水襲衣冠之迹
悠然獨往無德而稱焉吳啓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

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張率

字子簡吳郡吳人
歷遷黃門侍郎

舞馬賦序

河南國獻舞
馬詔率賦之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駉詩誦駟駘先
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
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
被之域越險效珍軫服烏號之駿駒駉駉龍之名而河南
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

蕭子範

字景則齊豫章王嶷子
梁秘書監光祿大夫

到府牋

子範歷除南平王從事中郎王薨遣宣惠諮
議參軍臨賀王信威長史歷官十餘年不出
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
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

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

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

梁書
南史作叻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于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于千

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
西京且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闕戰
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
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為論
發與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減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
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縵錦縱橫艷
思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
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

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駢駮戀主懷慈伏深涕慕冒已
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為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

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
本聯曹建禮之內孔蔡詣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
肩於魏世遯望前英俯修薄義無尸素禮而絕祗奉

為蔡令搏讓吳郡表

今吳與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

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迺著不留之歌賀邵沈靜猶
致題門之責

冠子箴

是月維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語筮于賓嘉字爰錫醮
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水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
辭髮青約在履丹石為操冰泉厲已務簡朋匹田蘇遊
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

斯為良士

直坊賦序

余以天監六年為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
舊悽然而作

七誘

幽遁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為臣公侯難
以為客有慕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
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既云時吉

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楊之舒彩粲若
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
聲重二都邁茲巨闕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
夫曰玉饌方丈蕙肴果器法罄異章妙窮伊摯若乃豹
胎之貴鳳卵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
于蔡邑選佳人于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于城隅
見者忘鋤而留矚行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
兮隨風標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廊兮心悄悄懷素縷

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
方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于絕域
或繫馬于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
兔駿足之驪駒龍文重于漢殿魚目貴于西都若乃似
鹿之體如龍之姿縵以紫縷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
木夏伐陰材剗刷之功咸至鈎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
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
乃緹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

重葩華楠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椽峻而連
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虵身
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
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蔑放勲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
繼於天府金鷲銀鳥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日子能
佩玉而待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
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于康衢

蕭子顯

字景陽子恪第八弟歷吏部尚
書出為仁威參軍吳興太守

自序略

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
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
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
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
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
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
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

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

故虛聲易遠

梁書

蕭子雲

字景喬子範弟歷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答武帝

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先是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

臣子雲奉敕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
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三十六著晉史一部
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
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
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
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爾以來自
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
叅聖旨之與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

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法書
要錄

啓武帝

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
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
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
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
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牲於北郊誠雅
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

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威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
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

武帝敕答

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

答武帝敕

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
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
之敕並
施用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

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
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
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
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
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
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
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
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

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掇各隨事顯義以明制
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

並梁書



梁文紀卷十一